



東有

列仙金傳

二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孫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雲車手把虎符停車而呼褒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語汝汝名登一清他日位當亦有同掌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三乘道自成也後隱洛陽山中得遇南極夫人西極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等書携褒觀玄洲俄頃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

樓觀悉皆瓊瑤謂褒曰此仙都也太上丈人處之。又携  
褒入紫極宮見丈人丈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  
帶神劍手把大鈴侍女數百太上丈人謂西城真人曰  
彼所謂王子登者乎既幸遇良師將得之矣真人因命  
褒拜拜畢丈人乃授以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  
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褒拜服之由是道成上帝賜  
以飛鸞羽車遍歷群仙洞府盡傳天書秘要上清玉晨  
帝君賜以寶芝食之即身成金色項映圓光授為太素  
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居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  
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及九天玄文六合秘籍龍  
輦虎旂玉輪金蓋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



王仲都漢人也。初為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  
 虹舟。能禦寒暑。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  
 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  
 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上。然又  
 當盛夏圍以烈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仙去。孫思邈  
 後於峨眉山棲真。嘗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為獵夫。過其  
 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思邈道焉。  
 藥巴。成都人。得仙道。後漢朝為尚書。正月朔日。朝見帝。賜  
 酒不飲。向西南嚔。有司彈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  
 東有火患。故嚔酒以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  
 東北來。遂息。雨中作醪氣。



藥巴

徐登漢福州人於永泰縣高蓋山得仙類要云徐登與東陽趙丙闢仙術處即其山也

陵陽子明姓竇漢銓鄉人釣魚於延溪得白魚腹中有書

即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唐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張惠明漢趙郡人結廬中條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

超群唐太宗召致醮有感封妙濟大師尋至西嶽尸解

雞窠小兒錢易洞微志云李貞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

道逢一翁自称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救皆年一百二

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復見雞窠一小兒

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

瞿武後漢人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

授以真訣後乘白龍而去今蜀猶有瞿君祠

上成公寧縣人棄家訪道日久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

仙因辭訣家人見其舉步漸高凌虛御空良久乃沒陳

寔韓韶共見其事

范幼冲遼西人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得胎化易形之

道且且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縵從東少日下直入口中

挹之九十過覺飽便止行之十年身自有三色之氣

遂得昇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說范監者即其人

也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同入玉屋山



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亦死。維堅兆期。不敢服。奔藥而歸。未出山。遙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慄。悔謝。道恭授以服袂。方二人後。亦度世。方回道成。為人。初閉密室中。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

陳求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求伯兒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入守視。二十八日。亦復不見。莫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由是後人不敢服。二人仙去時。俱有仙官來迎。但人不之見耳。



道丙後漢東陽人嘗遊行每遇故人便酌水為酒削一物  
 為脯皆得醉飽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渡  
 呪枯樹便生花葉

董仲漢董永之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數為符  
 鎮驅邪怪嘗游京山潭泉以地多蛇毒書一符以鎮之  
 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後仙去

陳安世京兆人真性慈仁家貧為權叔本家備饋叔本好  
 道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叔本意怠一仙曰幾  
 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汝好仙乎曰好二仙與約明  
 日早會大樹下二期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遂不  
 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竟仙去

莊伯微



莊伯微漢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西北向  
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二十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以  
金液方合服得道

東郭延山陽人服靈飛散能夜作書坐冥室中身上生光  
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凡見入即能逆  
知其死生一如其言年四百歲絕無老狀一自有數十  
人來迎之比鄰盡見乃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華子期淮南人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  
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  
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何  
去



蘇林



蘇林字子玄。濮陽人。少稟異操。訪真之志。彌篤。嘗負擔至  
 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  
 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  
 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或乘赤鯉入水。或出  
 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  
 先生。仇先生者。湯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於還神守魄  
 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亦不足  
 躡也。乃致林於滄子。滄子見之。遂授以真訣。曰。欲作地  
 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穀虫。三尸者。一曰青  
 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皺。口臭。齒落。蓋由此青姑之氣  
 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羸。氣少。喜亡。

荒悶蓋由白姑貫第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姑，伐入胃管。令人腸輪煩懣，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患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蓋由血姑流噬魂胎之閔也。若不食三尸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虫猶不死，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若虫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故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虫丸。制虫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子當急修服之。一日忽語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今當去矣。去後，林乃於滄子寢室得書一幅，乃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况

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况三一相見乎。吾餌木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回翔四岳，休息洞室，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今始被召上補天位，子其勦之。林省書流涕，乃奉法精修道成。周遊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丘陵，賣履市巷，以試世人。人莫能識也。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語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侯大夫。今別汝矣。明日果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百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從西北而去。

仇先生附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時鄭交甫出遊江湄逢二女解所  
 佩雙明珠與之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珠亦隨失  
 劉根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神人授以秘  
 訣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欲戮之遣  
 吏召根至府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曰甚易但借  
 筆書符須臾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即  
 驚伏流涕鬼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拜至此太守  
 伏罪求赦方解根遂不見一云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  
 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仙人曰汝聞在  
 韓眾否曰聞之仙人曰我星也  
 谷春襟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為棺殯猶

不敢下。釘三足。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驚。設家  
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女  
坐橫門上。家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後立祠于山  
上。春時。間來祠中宿焉。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嘆曰。  
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  
仙。遍遊。廩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  
外丹法。入雞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劔江西嶺。再遇空同  
仙君。白雲中而降。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  
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雲  
中樂奏。金童王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



青鸞飛昇而去云。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  
 子去。不知所之。後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龍述字伯高。京兆人。漢建武中。為零陵太守。後于金山得  
 袖芝實。大如梧桐子。伯高治而服之。比餌。刀圭服二  
 年。得仙尸解去。  
 姚光不知何許人。得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  
 焦。刃之不傷。吳主親試之。積柴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  
 面發火。煙焰蔽天。觀者盈都下。咸謂光必燬燼矣。火息  
 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掌把一卷書。吳主  
 讀不能解。後復見于唐武德中。



虞生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二弟  
 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  
 之犬犬無恙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  
 携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  
 之則暫死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  
 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  
 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皆違世路委家于此  
 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  
 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  
 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  
 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遂不服乃共出山欲

為伯陽及死未予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  
 妙丹納死弟子及大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  
 姓盧者同大仙安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謝二弟子  
 弟子見書始大慄慄伯陽嘗作參同契五相類片二卷  
 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虞生附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  
 老曰得酒數斛浸之方愈王老遂置酒滿甕道士坐甕  
 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少童謂王老曰能飲此酒  
 可仙去時正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  
 蒸一時舉舍皆昇天而去時人猶聞空中打麥聲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顴眉廣額朱  
 頂綠睛隆準方頤印有三角伏犀貫頂玉枕峯起垂髮  
 過膝美髯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  
 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木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  
 長丈餘衣繡衣以薔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  
 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  
 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  
 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與賢良方正身  
 雖壯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  
 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其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  
 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



陵居此苦節，雲道齋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書  
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二年有紅光照室，二年  
有青龍白虎遠護，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  
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  
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  
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  
處，足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  
行，遙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  
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西城房陵  
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  
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天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

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  
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鑿佩珊珊，天樂  
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睜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  
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容儀若  
永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丈六餘，神光照  
入，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  
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  
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分人鬼，有別以福  
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  
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  
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

子千日為期後會蘭苑真人乃吐頭領說曰味秘文按  
法遵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玉女教  
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符錄中三步九迹魁罡七  
元交乾履斗之道隨其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時有  
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  
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  
史文業行寒瘡范巨卿行酸瘡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  
行狂魅赤眼瘟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夫無數真人奉老  
君誥命佩盟威秘錄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  
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  
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眾鬼即挾兵及矢石來害真人

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抵之鬼眾復持火千餘  
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  
嵋山何為來侵奪我君處真人曰汝等殘害眾生所以  
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怒  
乃會鬼帥兵馬各于萬眾精甲犀刃上山圍遶真人以  
丹筆遙畫一陣鬼眾皆什八大王叩頭求生真人以丹  
筆倒書之鬼眾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進前聽吾處  
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  
種鬼王曰降災下民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願分一半真  
人不許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  
百萬環攻王長曰鬼甚眾奈何真人曰子無恐吾即却

別山全傳卷之三

乏復以丹筆一畫衆鬼復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仍  
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為二六  
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  
往西方娑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可之倒筆再畫  
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一大石為橋度之  
然群鬼雖攝伏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  
法力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  
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  
即隨合鬼帥投水即墜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  
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纏  
入寸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山而出鬼帥纏入半寸真

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  
右指無生無死元達等化八大虎奔攫而來真人化二  
獅子逐之虎奔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  
金翅鳥啄龍目睛八龍爭遁鬼帥又化大神雙持大搨  
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三  
萬圍戴大冠負圓光具十二種無量相擊大神大神退  
走鬼帥等身高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  
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  
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  
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  
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乞餘生遠去再不虐害生民真

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會盟于青城山。使人處陽  
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歸於北。八部鬼帥窺於西域。  
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  
臾風雨雷電。乃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  
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  
修元還七返之功。下日復聆。昔日鑿珮天樂之音。真人  
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  
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鬼行  
化。功成退居於此。今願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雖  
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  
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

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  
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  
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朝  
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  
之後。更修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  
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  
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怪。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一神  
女子山前笑迎。姿態妖艷。因問曰。此地有醜泉何在。神  
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真人迺以法召之。毒龍不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  
其湫即竭。遂得醜泉。後居民煮之。有塩十二神女各出。

一王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  
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  
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而入井爭取王環真人遂掩之  
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懼神女之  
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諱旌其州今陵州是也過  
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大山篆符以鎮之其害遂  
絕每水澗人猶見其符暮歸以屏妖惡真人重修二十  
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朱  
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綉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  
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閼苑須臾前後從引千乘萬騎  
紛然而來中有黑龍駕一紫輦王女二人引真人登車

旋踵至闕闕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群  
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曰此子房子淵也乃相  
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  
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入不可  
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  
世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  
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  
期真人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  
付王長趙昇於離沅山中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  
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

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聲言曰張道  
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錄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  
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  
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攀  
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  
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  
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  
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錄斬邪二劍王  
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  
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子紹吾之位非  
吾家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字可分餌之今

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玉女二人引真  
人夫人雍氏昇登黑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  
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今其子孫世襲真人  
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劉晨剡縣人漢末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  
返經十三日飢渴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  
止體乏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  
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  
色甚美見二人持杯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  
異之一女遂惓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則邀還家南壁  
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待



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異行酒  
 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  
 一帳宿媼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  
 似春百鳥啼响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  
 此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  
 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丹砂去土符延年益命之方服之  
 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嘗語李文淵曰但服  
 土符而不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因得秘要後亦昇仙  
 後世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仙矣  
 文淵附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萊令漢法畿內長  
 史節朔還朝喬每月朔且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  
 南飛來於是候身至舉羅張之得二鳥焉乃所賜尚書  
 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  
 後天下至棺松堂前吏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毋乃天  
 帝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勿于城東自  
 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  
 立廟號葉君祠祈禱輒應  
 葛藁漢末彰德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  
 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自甘中舉





列仙全傳三卷

五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  
 讖河洛之要能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詔郡國逼  
 至京低頭閉目不肯答語乃題官門扇四百餘字皆言  
 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透  
 木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喪一  
 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  
 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歛但悲涕焚香三日三夜  
 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覺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蔡經姑蘇人漢桓帝時仙人王方平降其家曰汝當得度  
 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

史經如從狗竇中過方平告以要言乃去經後忽身發  
 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  
 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  
 已老今復少壯鬚髮盡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  
 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  
 管之聲方平著遠游冠五色綬帶劍面黃色小鬚乘五  
 龍車車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道衛如大將軍侍從  
 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叅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麻姑即  
 方平之妹也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  
 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  
 皆世所無有坐定自進行厨擘麟脯噐皆金玉麻姑欲

見經母及經婦時經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  
 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  
 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  
 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  
 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  
 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  
 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父母  
 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  
 三山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仙往  
 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黃麟所至山海之神  
 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蘇耽云麻姑附



千英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養之池中  
一年長丈餘遂生角與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  
迎汝今日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飛昇而夫  
歲已來歸仍與妻子同飲食數日魚復來迎之如此七  
十年故吳中有子英祠云

子吉琅琊人精修苦道忽得痼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  
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  
疾遂除凡消災治病無不立驗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旨  
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讀吉噴水即差策惡之天久旱  
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竟失其尸周旋各  
間復百餘年仙去

官高琅琊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  
入嶠山仙去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  
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龍去五十年復  
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  
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於君今已衰白而  
君猶少何也奉曰偶然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杜燮得毒  
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  
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後四  
日始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  
載輿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總容一



人以燹內一戶中似以土外封之不復見恍惚間有二  
 人言太上使者來召杜燹聞人以鍾掘所閉戶引出之  
 見郊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燹上  
 車將還至門而覺燹既活乃為奉起高樓于中庭奉所  
 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二為設之奉每來燹處  
 飲食下樓時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然  
 後來去燹涕泣留之不許因問曰君欲何之當為具大  
 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器耳燹即為具之至明日  
 日中時奉死燹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云  
 見奉寄言為謝杜侯好自愛重燹開棺視之但見一鳥  
 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垂死自載語

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室中以五重布掩其目  
 勅家人莫近無何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  
 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舐竟乃去竟不  
 知何物奉乃往解病人之布以求與飲遣去云不久當  
 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欲求  
 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如凝脂後嘗大旱日谷  
 焦枯縣令丁士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  
 齋酒脯見奉奉曰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家貧屋  
 漏奈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為奉造屋當泥塗使人取  
 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夜果大雨高下  
 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裁

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  
 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  
 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  
 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  
 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  
 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  
 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  
 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  
 有女為精邪所魅諸術不能治乃語奉曰君若能愈之  
 即當以此女傳巾櫛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鷺長丈六  
 尺陸行詣病者門奉勅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

乏父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  
 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  
 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  
 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封衡隴西人幼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  
 餘年還鄉里聞有病者輒以腰間竹筒藥與之立應復  
 周游天下駕一青牛鬼物遇之莫不竄避魏武帝召問  
 養性大畧衡曰戒思慮節嗜欲而已所著有養氣術隱  
 形法衛生經數十卷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精修道法  
 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燄火煮鷄鷄熟而茅不焦



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  
 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遠遊數千里  
 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莫遇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欲  
 噬象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  
 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穀山見石子有紫光犬  
 如雞子因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還見一美女年十五  
 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象知其仙人也即叩首乞長  
 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吾于此待汝象  
 以石子置原所還見女子果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  
 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  
 乃復往見女仍在前處出丹方一首授象曰得此便仙

勿他為也象尚未答稟有人密奏象于吳主吳主徵象  
 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  
 繒前後累工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莫有見者  
 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時有種黍于山中苦  
 彌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吳主與象論鱸  
 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  
 象曰可得但令于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釣坎中須  
 臾得鱸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  
 鱸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奩象食  
 之隨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  
 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見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



思承即象所往屋舍祠時躬祭之每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焉。

鍾離簡後漢人仕為郎中與弟樞入華山三峯得道白白

昇天

鍾離樞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又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倚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又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



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見一村庄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近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女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其為異人也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又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遊雲水至魚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峯居之再得玉匣秘

訣遂仙去

劉諷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公車司馬師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泌受女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東海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每日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不傳吳主怒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唯繩索存不知琰之所之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容顏嘗不老每乞食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施與貧乏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古

李河



强者疑阿是異人試尾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張每  
 親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  
 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刀擊地刀折强憂之至旦阿問强  
 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責阿復取刀擊地刀完如故  
 强一日隨阿還成都道逢人犇車阿以足當車下足骨  
 折輒死强守視之須臾阿復起折足平好如故强時十  
 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容色如舊一  
 日忽語入曰吾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見  
 朱孺子三國時永嘉安固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岩  
 深慕仙道時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  
 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悔玄真共掘其處得二枸杞根形

狀即如花犬。堅若石。乃煮之。三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與玄真謝別。乘雲而去。至今號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于岩西陶山。採樵者時或見之。王玄真附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无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都。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為齎酒。下



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入立而言曰。遠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人立云。遠如許。亦莫所取焉。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

將復率水兵。將至岸。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得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後加修煉。白自昇天。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德祖去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意我德祖。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為志。後仙去。時人咸謂神仙轉劫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  
 有三人<sub>一</sub>在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  
 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  
 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  
 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  
 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三日人間  
 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  
 後人有趙光輔者傳開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山世貞集卷之三



呂恭

服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兼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之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十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羅真人



羽樂不衡誠令  
越東黃初星  
入觀吳高父  
去我昔  
之能必至  
人觀吳高父

及仙全傳卷之四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

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半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靖女真諱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二古塚指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日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諱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莫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身入雲而去



謙母  
 謙母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  
 入隱其家  
 而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之其

謙母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  
 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  
 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  
 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白更來長房旦日  
 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青酒甘肴盈衍  
 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  
 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貴今事畢欲去子寧能相隨乎樓  
 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許人  
 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  
 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繼死大小驚號遂殞殮之長房立  
 其傍而眾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  
 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時長房於空室以朽索  
 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  
 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二蟲臭穢特甚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  
 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  
 葛陵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  
 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耳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長房

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相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日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夫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滄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  
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羊於主人各與  
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  
不顧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者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  
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  
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耳而逝一日  
與眾決眾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  
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諸九  
千餘里云



列仙全傳卷之四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姓姓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具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礴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紙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惶懼疾趣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玄張口蜂皆飛入爵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入散投井中持一罌于井上乎錢向錢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曰易耳乃書符  
 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止過者離百步下車  
 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  
 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  
 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  
 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  
 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欲而妖邪  
 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好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  
 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  
 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  
 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隱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  
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  
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  
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  
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  
仙公又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  
足衣衫襪纒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貧夜促成雙履  
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  
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  
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  
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險宿忽見仙公水上  
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  
屈陛下下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  
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  
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  
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  
石曰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  
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梓臼之聲  
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  
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  
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符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卧使奴傳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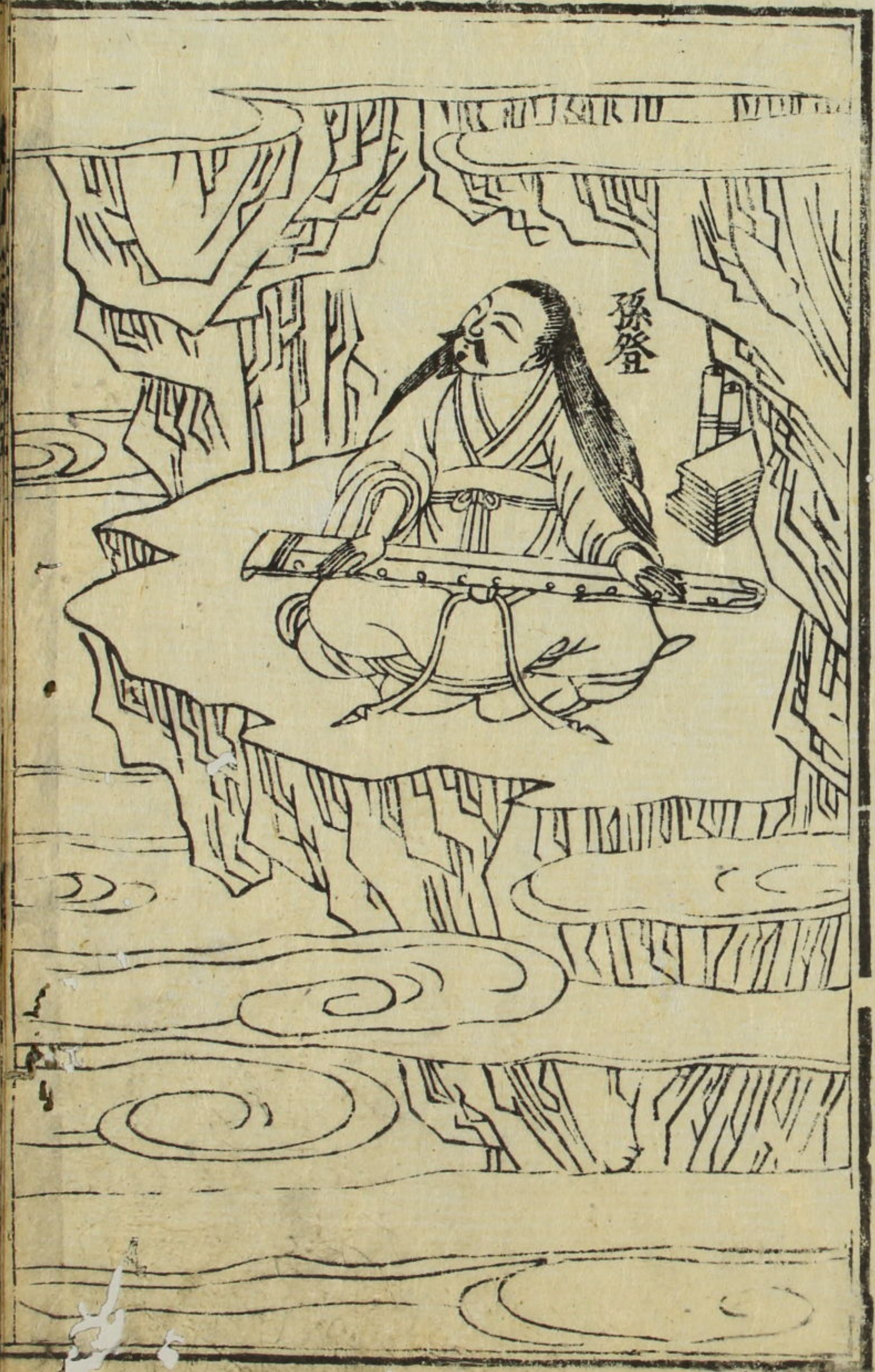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者梁上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諶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永興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諶乃隱于終南山食炁天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闔關柳下一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刻  
 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  
 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  
 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  
 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尔仙  
 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乃下尸解用  
 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  
 即如所度者面自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  
 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要道  
 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觀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  
 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遂且乃夫人見其來門無  
 車馬獨雙燕往來恠而窺之則雙履也壩城集仙錄云  
 觀以女妻葛洪觀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  
 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  
 中刀忽然有聲若雷震眾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  
 晉書云鮑觀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  
 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觀學  
 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  
 卒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無家  
 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  
 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嘆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  
 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嘗為  
 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  
 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與叔  
 夜同至其處尖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  
 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  
 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  
 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  
 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  
 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  
 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冢上築牆，吾等苦其壓，見人來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索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鍛于太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尸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搯水而渡。許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列真人。

衍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即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綵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妹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似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頌曰。郎君莫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綉繡。忽風雨烈。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請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貧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云。

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踈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麋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刺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繁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摘如神吏民悅服

仙全傳卷之四

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  
 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園民鋤地  
 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  
 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  
 繼而至者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  
 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  
 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  
 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  
 而不返者真君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  
 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借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  
 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謔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  
夙稟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晋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  
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  
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  
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  
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  
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遠且許君司玄枵  
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  
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  
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  
一至是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  
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  
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崇敢  
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  
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  
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于主人朱  
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三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  
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  
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伏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龍

至蛇所，伏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手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稻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汜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音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戰今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暇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闕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真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畏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畔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聞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闚醜即揮之施君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至王喜召壻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蛇蜺堂下為吏兵所  
誅真君以法水喫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  
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  
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  
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  
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  
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  
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  
晨赴覺妖氣轉盛乃領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  
太履水斬之悉無雁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  
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  
鬼神於東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  
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  
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  
妄作又為識記云鐵柱鎮洪州永不出奸孽縱有興謀  
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  
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  
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莫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  
以為何知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  
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  
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  
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大  
怒令武士槍璞軀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鶴飛繞  
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  
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  
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  
舟斬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  
中收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  
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  
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  
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  
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  
亂離江左頗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  
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  
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二十六歲八月朔且有二  
仙自天而下云奉王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  
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  
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諭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誠詩十首以遺  
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  
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  
童玉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宣詔  
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  
真君命弟子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駿御黃仁  
覽與其父族侍從明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  
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  
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墮遺米于  
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  
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方轂各一又墜

一鷄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  
馥經月不散

甘戰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器  
凡與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  
從焉及遜上昇戰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  
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肝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  
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  
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  
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其夕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以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官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潘茂名。涪州人。晉末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神仙傳卷之四

道士顧謂子識此不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  
 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日腦  
 血未成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  
 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  
 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  
 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末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  
 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詭于  
 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  
 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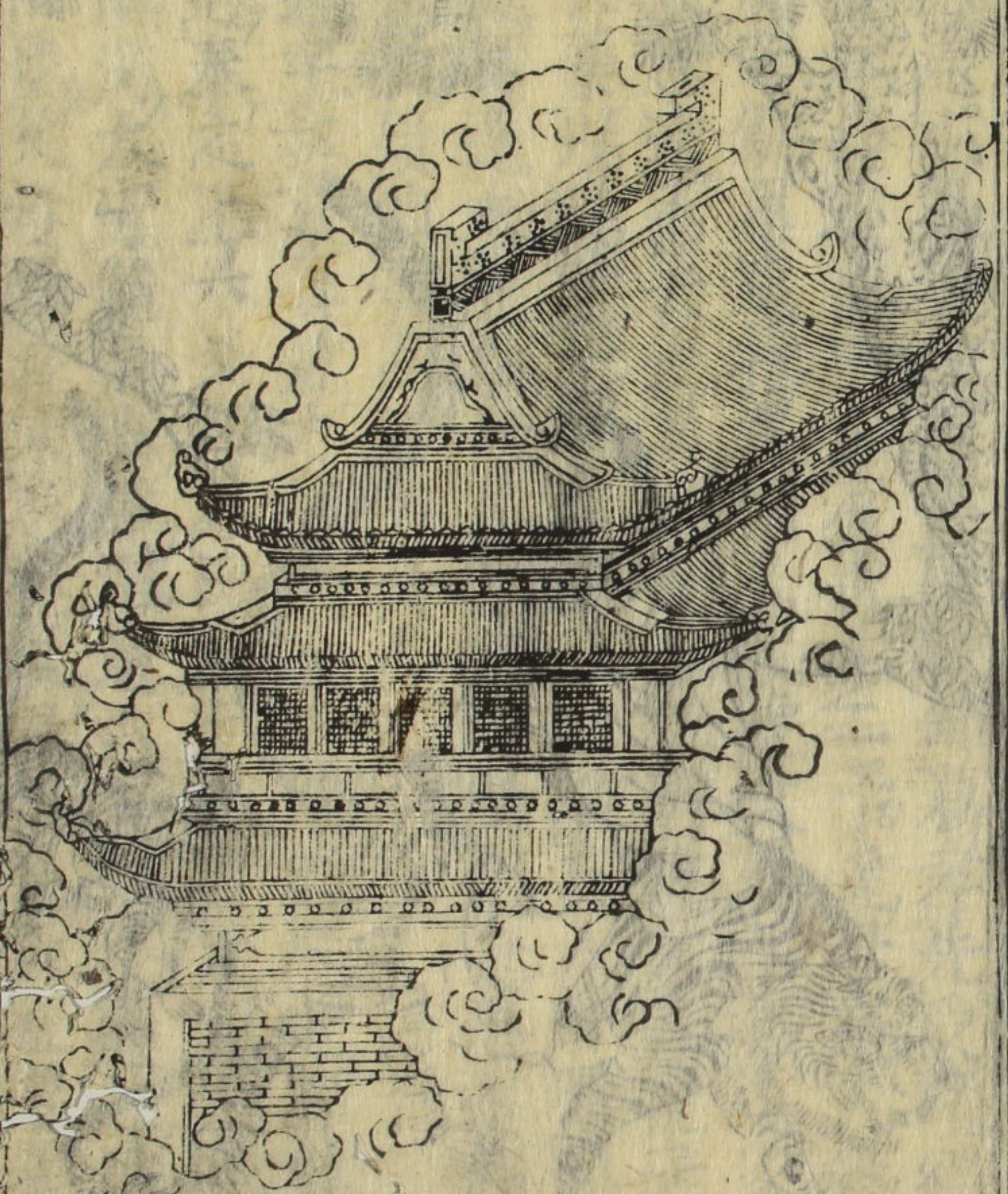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獲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投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因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昔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葬，明帝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塗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非龍耳不出二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  
 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嘆異之璞以才  
 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  
 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  
 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  
 爨友善爨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  
 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爨後因醉  
 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醮璞  
 見爨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  
 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爨亦死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亮使璞筮之璞對不  
 决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構璞于  
 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  
 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  
 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  
 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  
 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樞應有  
 六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  
 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  
 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于行荆之所命即窆于江側兩松之間軼後三日南州  
 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表聞之開棺無  
 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二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皆傳於世子驚官至臨賀太守  
 許毛雷白縣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  
 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日絕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  
 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  
 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  
 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  
 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虎一虎子負其經書  
 衣藥。以從。時于末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  
 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熟。挿齒間。則愈。思遠為按之。虎伏  
 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  
 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  
 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縣雷山。往來茅

列仙全傳卷之四  
 三  
 初  
 九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傳凡一百一十六篇  
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然云當遠遊尋師  
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  
而卒年八十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  
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  
丐姬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艾少許奉子煒受之莫  
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  
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  
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成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  
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

諾之反投書一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一人葬意之厚  
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  
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  
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  
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  
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  
人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  
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  
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壯嚴整夜不止惟



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嘗假借青鳥群雞亦  
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逐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  
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  
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太槐勿夢一女冠自称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  
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即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  
顯異



東海自老仙人岩子命

一覽見珍重畢



列仙全傳卷之四

